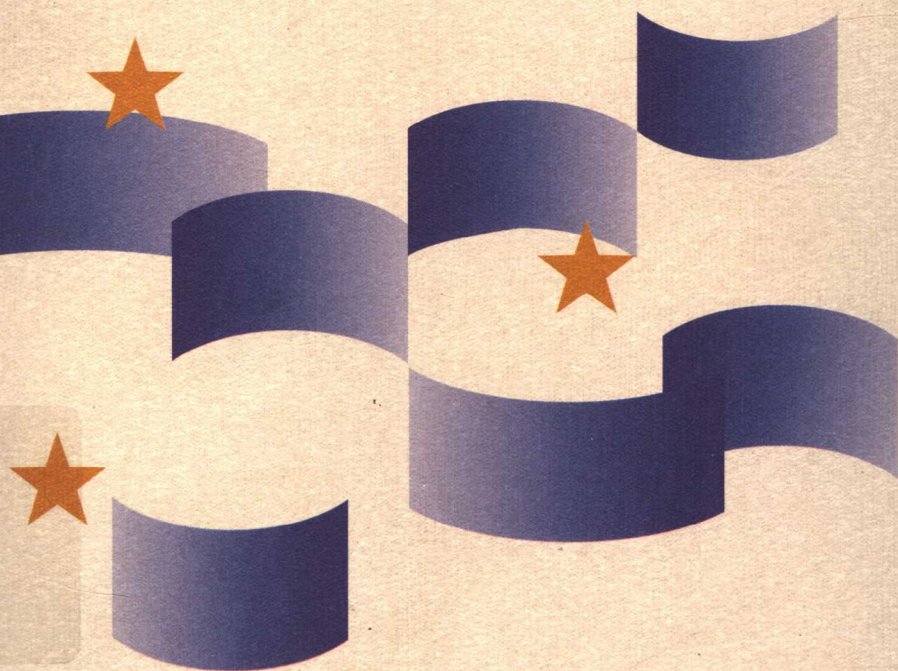


2004年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25/415/2004

2004

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8311

SBM 78/02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48-3

I .2...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915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吴高余

责任校对:刘琪凤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0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和微型小说选六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

文论卷由白桦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永远的红树林	何建明 (1)
邓小平亲情世界里的巾帼群	肖思科 (22)
放下“成才”观念 培养生存能力	王宏甲 (53)
牛玉儒定律	蒋 巍 (92)
张穆然：生死之间说坚强	杨晓升 (128)
为了拯救生命	
——4万:400万的牵挂	张雅文 (164)
连队风景	胥得意 (230)
欲说还羞性教育	曲 兰 (253)
天下婚姻	
——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	黄传会 (318)
厕所革命	郝敬堂 张红樱 (375)
中国，车祸之痛	徐江善 (418)
窃心大盗	
——青少年网恋调查	祁 建 (473)
附录：2004年中国报告文学作品选目	(524)

永远的红树林

何建明

—

那是什么，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是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红的吧！它因此得名红树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

原来，汹涌的大海与郁葱的大陆之间能够保持如此的和谐与平衡，竟然是红树林的功劳啊！“边缘地带”的学科为什么总能推动我们这个星球往前？奥妙也许就在于此。青年学者梁言顺激动了，他为这观海中不经意的发现而激动。

1993年，一位青年学者走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身边，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星教授在中国的理论界无人不知晓，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起主

编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影响和教育过几代中国学者。苏教授这一年收录的博士生姓梁名言顺,山东泰安人,刚从辽宁大学毕业一年的世界经济专业硕士。

“苏老师,你说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呀?我查阅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经济理论,几乎所有的课题都有人研究了,经济学已没有空白地带。”学生有些疲惫和迷茫地问导师。

苏教授举起右手,摸了摸他那颗“列宁头”,一副笑咪咪的样子看着自己的学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研究经济学要从现实出发,关注现实,而不要从概念出发。”应该关注什么现实呢?梁言顺的思维在飞旋!

“好兄弟,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村庄吧!”这是梁言顺的一位挚友在临终前发出的最后呼救。挚友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青年实业家,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竭尽全力引资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父老乡亲很快因此而富裕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来了,村上的人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得上一种怪病,甚至连吃奶没几个月的孩子也没能逃脱噩运。后来发现,使人们富起来的化工厂导致了周围水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人们在点钞票的同时也在吮吸着毒汁。乡亲们开始把存款提出来改造湖泊与河江,但存款用光了,疾病仍然如魔地袭击着他们的生命。乡亲们愤怒了,终于有一天举起锄头,将家园边的那座化工厂一扫而平。当他们再抬起锄头回到地头种植活命的稻粮时,却发现那地、那河早已飘不出原有的稻谷香了。他们转身找到铁门高楼里的厂主,谁知厂主的家里正在为13岁的独生子举行葬礼,厂主自己也得了与儿子同样的不治之症,他在床头痛心疾首地喊着“你们杀了我吧!别让我受折磨了,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乡亲们看着这一景,不由地都恸哭起来。

挚友的绝望呼救和乞求,如铁钩般扎在梁言顺的心头。他感

到彻骨入髓的痛。

海陆之间，梁言顺的思绪如潮汛般起伏激荡。“啊喔，啊喔——”一群海鸥在头顶飞翔而过。

“代价、代价——”一个名词在梁言顺的脑海里蹦出。挚友无可挽回的惨痛例证和眼前红树林的生长现象，让梁言顺迷乱的心空豁然晴朗，代价，这不正是我要研究的课题吗？

“苏老师，我有题目了！”梁言顺飞步来到导师身边。苏星教授仍然笑咪咪：“噢？你想研究……”

“发展经济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不发展就是死路。但我们不能因为高速发展而忽视所付出的代价。”学生激动而急切地说。

“你的意思是……”

“中国必须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道路。我想就研究这个，您看行吗？”

“有什么不行？好题目！”苏教授的眼睛发亮。

这是十年前的事情。

十年后的2004年。春节刚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来了一批高级干部，他们是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专题研究班的。近180位学员全是各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其中包括4位兼任省区市一把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此规格，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近几年才有。此次专题研究班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曾庆红和曾培炎等亲自来专题研究班作报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理论。中央下决心将几乎所有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集中起来学习研究，足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研究班上，有件事很意外，中央党校的领导向这些高级官员介绍了一本学术

著作，说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写的，名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此书很有价值。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几年前就有人写这样的书了）是谁写的？快找来看看。”

几乎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学员们流露出几分好奇。

“梁言顺。梁言顺是谁？”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否则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啊，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家已经在十年前开始研究了，不简单，有机会真想跟他聊聊。”

“哪儿找去呀？”

担任要职的学员们万不曾想到这梁言顺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作为中央主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快报组”副组长，梁言顺也算是位“老资格”的笔杆子了。今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二

“梁，你好！”

……，你能否用几句比较简单的语言定义‘低代价经济增长’？对我来说，这是个新概念……感谢你的帮助。”

这是迈克尔·思朋斯于2002年2月26日给梁言顺的电子邮件。

迈克尔·思朋斯是谁？

200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思朋斯的名字和简历可以从联合国的网站中找到。

2002 年 4 月 12 日，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又一次来信：“我现在理解了你的观点。这是个好观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我很高兴地期待着有机会在中国和你当面对面讨论你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思朋斯再次来信：“我现在在伦敦，将于 5 月 27 日飞赴北京。我的手机号是美国 × × × × ×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适，我们将住在五洲大酒店。”

两天以后，梁言顺又接到思朋斯的电子邮件：“我将于明天到达，但不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适的话，我很高兴和你座谈。”

27 日早上，思朋斯的电子邮件再次出现在梁言顺的电脑显示屏上：“虽然飞机晚点，还是终于到达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谈，明天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相见，思朋斯抱憾而归。

一个在学术界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无人介绍，却想与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见面”，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我在认识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初始我有怀疑，但很快便证实这并非耸人听闻。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

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要经过从不被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梁言顺深知这一点，以勇敢者的无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着郭小川的诗句，“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展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开始了一场追求真理的长跑。而这样的长跑是与飞速奔驰的 GDP 快速列车比赛，比方向，也比时速。有人几度嘲笑这场比赛是新一出“龟兔比赛”，但梁言顺以勇气和毅力将“比赛”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 GDP 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 GDP 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的所在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以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我的城市本来就是‘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

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这些理论影响着 19 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 20 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

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 5% 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 24%。很多人会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别的国家都签了字，惟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索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 2248 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 1004 人已经死亡。这个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 9700 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作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量确凿的数据和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到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已有规则，但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的。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驰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苏老师，我的理论分析部分出来了。”一天早上，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来到苏星教授办公室。

在数万字的草稿里，有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对低代价增长模型建立过程的论述。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是这个初稿的一大特点。请看下面的推导——

$$Y(t) = AK(t)^{\alpha} L^{\beta}(t) P(-1)^{-\gamma} e^{\lambda t} \quad (1)$$

式中，A 仍为常数， λ 为余值。将 (1) 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 = \alpha (dK/dt)/K + \beta (dL/dt)/L - \gamma (dP(-1)/dt)/P(-1) + \lambda$

上式中， $(dY/dt)/Y$ 即是经济增长率 GY ； $(dK/dt)/K$ 是资本投入增长率 GK ； $(dL/dt)/L$ 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GL ； $(dP(-1)/dt)/P(-1)$ 是代价增长率 GP 。

于是，得

$$GY = \alpha GK + \beta GL - \gamma GP + \lambda \quad (2)$$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相当厚实的